



岁月
红色
丛书

布谷林夕

他们的浪漫在布谷声声中弥漫成不朽的记忆，我们在他们的故事中心随波而动，却发现，生命与其庸庸碌碌不如轰轰烈烈一场

BUCUNENG

贺传圣 著

一部近代乡村革命与爱情的绝唱

如果血液不曾沸腾，爱情如何绽放到极致。

如果青春不能为自由而斗争，生命又怎能如闪电之耀亮。

长／篇／小／说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RENMIN CHUBANSHE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

布谷林夕

红色岁月
丛书

贺传圣 著
BUGUMENG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金图西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布谷梦 / 贺传圣著. —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4.7
ISBN 978-7-210-06489-3

I. ①布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革命斗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29893 号

布谷梦

贺传圣 著

组稿编辑: 王一木

责任编辑: 李月华

封面设计: 游 珑

版式设计: 章 雷

出版: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 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编辑部电话: 0791-86898143

发行部电话: 0791-86898815

邮编: 330006

网址: www.jxpgh.com

E-mail: jxpgh@tom.com web: jxpgh.com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17.75

字数: 270 千

ISBN 978-7-210-06489-3

定价: 32.80 元

承印厂: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4—25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人物表

桃 姑: 轿夫的女儿,在封建伦理的瘴罩下,受尽了屈辱,但她倔强自尊,聪明好学,在丈夫姜俊杰的引领下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

姜俊杰: 由村祠会资助上学的青年知识分子,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,回到故乡领导农民运动

吴 珍: 因出身于轿夫世家而饱受封建伦理的压迫,但他敢于向命运抗争,在姜俊杰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

姜茂山: 油坊掌槌的槽师,有武功,敢作敢当,却又被封建伦理压迫得抬不起头

吴海仁: 桃花坪族堂公,一个穷凶极恶的土豪

吴泰和: 一个工于心计的地主兼工商业者

李子嵩: 县公安局局长,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

柳庆安: 国民党县党部右派头目

楠 根: 湖南籍的卖身轿夫

吴煜仁: 杀富济贫的梭子兵头领,吴珍的叔叔

吴石仁: 轿夫,吴珍的父亲

明珠:佃农朱源清的女儿,吴珍的爱人

朱源清:湖南籍佃农,逃难至火龙山

吴木生:通文墨而又木讷本分的农民,在农民运动中锤炼成坚强的革命战士

吴大寒:失去土地的猎人,桃花坪农运骨干

吴上泉:为皮货店老板打工的农民

吴勋先:在爆竹店打工的农民

吴振先:勋先弟弟,也在爆竹店打工

尹士寿:吴海仁家奴

吴奇德:流氓无产者

汤金值:吴海仁的管家

吴大瑞:“平中”牙行的老板

吴金德:“仁信”钱庄的老板

吴士辉:“隆泰”皮货店老板

吴正贵:“元丰”爆竹店老板

吴细苟:吴海仁五服内的堂兄弟,一个谨慎胆小的自耕农

吴潘贵:依仗吴海仁发家的富农

目/录

第 1 章	卖身葬父	1	第 11 章	荒庙定终身	145
第 2 章	逃亡遇亲人	19	第 12 章	布谷声声喊哥哥	165
第 3 章	带任务回乡	33	第 13 章	辗转罗霄	177
第 4 章	人心花开	49	第 14 章	苦珠遇险	185
第 5 章	族堂公丢脸	66	第 15 章	贤惠侄媳遭诘难	197
第 6 章	谋杀未遂	77	第 16 章	苦珠的心事	211
第 7 章	恶人先告状	90	第 17 章	茶子落地茶花开	223
第 8 章	满江桃花水	106	第 18 章	民心难测	239
第 9 章	后动手遭殃	120	第 19 章	哥哥等我	260
第 10 章	攻城劫狱	131	后记	276	

第1章

卖身葬父

吴珍踏上这条用鹅卵石铺就的乡道时，往事像潮水一般，一浪一浪地翻涌在心头。

这条鹅卵石路从县城北门开始，一直通到他的老家桃花坪，全长有四十多里。修这条路的人名叫吴泰和，是桃花坪最有钱的富豪，吴珍与他算起来是刚出五服的堂叔侄。桃花坪有四百多户人家，是北乡最大的屋场，在全县也算得上是个大村子。它的四周，大大小小还有几十个村寨，其中较大的有四个：东面的茶花山，西南边的鹅梨坳，北面的苦楮岭，西北角的梅花寨。这些村村寨寨的人去县城，几乎都要走到这条鹅卵石路上来。

桃花坪坐落在大山脚下。这大山名叫火龙山。火龙山处在罗霄山脉的东北侧，它头衔千里罗霄，尾接滔滔赣水。山势奔腾起伏，险峰迭起，沟壑纵横，云雾苍茫，很是雄奇，活像一条昂首剪尾的虬龙。

火龙山一带的山山岭岭，葱茏黛绿，翠竹茂密，杉林蔽日，古松参天。它不仅野果满山，而且瑞草遍野。那梨花、桃花、李花、橘花、杜鹃花、金银花、蔷薇花、野菊花、油菜花……还有瑞香、兰花、木樨、茶花、梅花，等等，一年四季怒放

不绝。秋收稻谷，冬挖萝卜，加上花生、豆子、荸荠、番薯、棉花、生烟，等等，一年不知生产了多少粮食瓜果和农副产品。然而，千百年来，这里的长工佃户们却终年过着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的日子。

据说，在很早以前，这里有个长工在翻地的时候，捡到一颗红光熠熠的宝珠。这颗宝珠放到米桶里会生米，放到衣柜里会出衣。长工用这颗宝珠接济了许多穷苦兄弟。后来，这事被地主发现了，他把长工抓起来，说地是他的，宝珠应归还他。长工不服，与他辩理，地主不由分说，叫狗腿子搜。长工急了，忙取出宝珠吞入肚里。地主狠毒，又叫狗腿子把长工捆在屋柱上，准备剖腹取珠。就在开刀的一刹那，长工突然变成一条火龙。原来，这宝珠是王母娘娘驾着龙车游天时掉落下来的。只见火龙飞上天空，然后转身掉头，从嘴里喷出一团烈火，将地主连同他的府第烧成一团灰烬。传说这火龙专为被地主豪绅逼得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打抱不平，好多个横行乡里的地方豪绅都受到了火龙的惩罚。这些豪绅死不甘心，到了阴间向阎王告状，要求惩处火龙。阎王说火龙神通广大，他无可奈何，但他转告了玉帝，玉帝用一座大山压住了火龙。火龙不甘受压，在山底经常拱得山摇地动。玉帝大怒，将大山化成龙形，直压得火龙喘不过气来，动弹不得。

桃花坪一带的穷人经常传说这故事。千百年来，他们一直盼望着火龙能出来拯救他们，捣毁那人吃人的人间地狱。然而，日升月落，不知盼了多少岁月，火龙一直没有翻身起来。桃花坪的穷人年复一年，仍然是以苦菜辞旧岁，用酸汤迎新年。

彤云沉沉，寒风飕飕，眼看今年的除夕之夜又将到来了。

今天，离过年还有十八天。吴珍赶回家去，倒不是为了在家里过年，而是要赶在过年前办一件大事。

吴珍看了看天上的日头，觉得时辰还早，脚步不由自主地缓了下来。他望着脚下的路，觉得那铺路的每一块鹅卵石，都很熟悉。因为，几乎每一块卵石上都留有他和父亲的脚印。吴珍的父亲是吴泰和家的轿夫，每年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不知要走多少次。在桃花坪，轿夫是最卑贱的人。父亲在临死前告诫他的那句话，一直回旋在他的耳边。

吴珍的小名叫珍伢子,父亲的大名叫吴石仁。吴石仁是死在大年初一。所以,吴珍一想到过年,心里不免凄凉难过。在他的记忆中,富人过年笑呵呵,穷人过年泪涟涟。

桃花坪的富豪有两家。吴泰和是一家,还有一家吴海仁。吴海仁住在屋场中心,吴泰和住在村西头。每年从除夕清早开始,这两家昼夜香烛不断火,一直要延续到出元宵。眼看鸡啼头遍了,两家门檐下的红灯笼里仍旧燃着明亮的大蜡烛。昨晚封财门时留下的牲品摆在神龛上,至今还飘着一阵阵诱人垂涎的香味。鸡啼头遍的余音还在雾霭中回旋,两家差不多同时开了“财门”,燃放了几挂万响鞭炮。这是他们的惯例,大年初一,要早些迎财神,才能方方得利,四季发财。

吴海仁是桃花坪的族堂公。他的财富虽不及吴泰和,但他统管着桃花坪大大小小事务,比吴泰和更威风。平日起床较晚的族堂公,大年初一这天却一定要早早地起来。他一起床,就叫他最宠爱的侍妾周雪娇帮他换一身新衣,然后从从容容地洗漱、饮茶。自以为满腹经纶的族堂公,这天不知是什么原因,大清早就望着窗外的雪花作起对子来:“功名富贵一场梦,沧海桑田两鬓白”,他呷了一口茶,又续了下联:“宣统十二寒岁去,民国双五春月来”。

桃花坪的族堂公,对近二十多年的社会变化感慨万分。他常常在睡梦中骂起来:“犯上作乱,天诛地灭!”辛亥革命将宣统皇帝赶下台了,可是他仍然沿用宣统年号。然而,一个小漩涡毕竟阻挡不住滚滚洪流,在社会交往中,从上到下,不管是公文还是私信,开眼都是民国年号。近年来,就连那些和尚道士做道场,也都念“民国某年某月某日”了。所以,近两年来,他在文书中不得不用了两个年号,在“宣统某年某月某日”旁边,又添上“民国某年某月某日”。因为非如此,有些人搞不清他是指哪一年。

吴海仁喝完一杯蜜茶,女仆又端来一碗燕窝粥。今天的早饭比往日早。大年初一,桃花坪人各户相互拜年,全村四百多户男丁都会首先向族堂公贺年禧,就连财气比他大的吴泰和也得登门向他躬身作揖。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吴泰和年岁大,而主要是因为他是族堂公。

卯时一过,吴海仁府第已经熙熙攘攘了,来向他拜年的人络绎不绝。今天,他家的正厅里摆了两张八仙桌,都堆满了茶酥果点。一般的做田人进门后,高喊几句贺年禧词后,向他躬身作了揖就出去了,只有少数几个有头有脸的人,才敢坐到桌边喝茶。这还要看吴海仁是否很客套。

吴海仁彬彬有礼地将前来向他恭贺新禧的人送到门口,反反复复地说着那几句话:“大家都开门大吉,方方得利,四季发财。”平日里威严得比凶神还可怕的族堂公,今天却显露出弥勒佛似的笑脸。

吴海仁虽然应接不暇,但是对前来拜年的人的次序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不到巳时,全村各家各户的男丁都已向他拜了年,只有一户没有来——那便是吴珍和他的父亲吴石仁。

吴珍和父亲住在村东头一片孤零零的土砖屋里。抬了一辈子轿的吴石仁,与吴海仁是同一辈分的。但是,一个是桃花坪一带横行霸道的太上皇,一个是被人脾弃的下贱人——不准进祠堂的轿夫。吴海仁才不要他们来踩脏了门槛,冲了财气呢!

就在吴海仁家里贺新禧的声浪喧震屋宇的时刻,吴石仁正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。他那原本高大的身架已变成一捆干枯的硬柴。从吴珍的祖父开始,祖父与父亲两代人抬了三十多年的轿子。他们像榨油房里被蒙上眼睛的牛,被人赶得团团转,长年累月,日日负重,不得温饱。在吴石仁看来,不幸中有幸:主人吴泰和对他很客气,他父子俩抬过几十个豪绅,只有吴泰和还算看得起他们。吴泰和不要说没有打过他们,连骂也骂得少,与吴海仁相比,一个是慈菩萨,一个是恶凶神。有时,吴泰和看到他们可怜,还会施舍一点财物。吴石仁对吴泰和感恩戴德,常对同村人说吴泰和是个修德行善的好人。所以最近几年,心甘情愿为他尽力。

那一年的年底,吴泰和要催收两千多亩田的租谷,另外,还要清查一个木行和两个店铺的账目。他在桃花坪开了一个杂货店,在城里办了一个木行和一个药店,都是打“两顺和”商号。去年秋后,吴泰和的老大在省城来了信,要他在年前积聚一笔巨款汇去,准备集股办银行。所以,整个腊月,吴泰和东奔西跑。后来有十多天,连日出轿,四十八岁的吴石仁累倒了,腊月二十三日那

天,积劳成疾的他便吐血不止,一病不起了。

吴泰和派人将吴石仁送回家里,叫管账的当着吴珍的面算清了一年的工钱。管账的把一个长框算盘摆在十五岁的吴珍面前,将算珠拨得炒爆豆似的,然后,叫吴珍在账簿上打了手印,领了十吊铜钱。

吴珍看到父亲整日咳嗽吐血,吓得日夜啼哭。懂事的吴珍买了几升米为父亲熬粥,剩余的钱都留着买药。但是,钱花光了,父亲的病丝毫也没有起色。有钱的豪绅们除夕之夜,灯红酒绿,可怜住土砖屋的轿夫家里,连一挂“封财门”的鞭炮也没买。昨晚,桃花坪的爆竹直响到半夜。临睡前,吴石仁叫吴珍“封财门”,吴珍关起被雨打烂了的两扇门板就回了房。奄奄一息的石仁问儿子:“珍伢子,你怎么不放爆竹?”

吴珍回答:“没有买。”

“哎呀,你怎么……不买呢?”

在祭祀方面还不很懂事的吴珍说:“买药都没有钱了,哪里还有钱买爆竹。”

吴石仁很生气,一生气痰就往上涌,咳又咳不出,憋得他那惨白消瘦的脸变得紫红,喘息了好一会儿,才又说:“就是少吃几服药……也要买挂爆竹呀!死伢子,一年到头……连年三十……都不敬祖宗和菩萨,这怎么行呢?”

吴珍怕爹气坏身子,不敢顶撞他,只是在心里说:“放了也不会保佑我们。”在他看来,除了祖宗的阴魂会到他家来,财神才不会登门呢。神龛上空荡荡的,除了摆着一个很久没用的烛台,连碗斋饭都供不起,别说是财神,恐怕连祖宗都饿跑了,财神会救助那些一点油水也没沾到的人家吗?

不知是不是生气的原因,吴石仁的病更重了。初一清早,吴珍被“开财门”的鞭炮吵醒后,连喊了几声“爹”都没回应,吓得哭了。他点着松膏火一看,见爹只有出气,没有进气,忙烧了碗热水给爹灌了几口,才又喘出气来。

飞雪渐渐地消停,爆竹却响得更密了。

桃花坪人相互拜年贺新禧的声浪一阵阵传来。吴珍拿走撑门的扫帚,坐在床边,望着奄奄一息的爹流泪。

已快午时了,吴石仁家一个上门的也没有。不过,不是今天才这样,年年

如此。

桃花坪四百多户人家，竟没有一个到吴石仁家来拜年，真是咄咄怪事！难道连几百户长工佃户也比抬轿子的高贵吗？

唉！正是这样。长工、佃户虽然也是终年劳累，受苦受难。但他们毕竟还能进祠堂。在桃花坪，就连叫花子也比吴石仁高贵，他们怎样受人欺辱，也还能进吴家大祠。吴石仁是桃花坪最卑贱的人。如果把桃花坪的长工佃户比成吴家大祠的墙脚石的话，吴石仁则是吴家大祠门口的阶石。墙脚的砖石虽然受到重重压迫，但它总还受到屋檐的遮蔽，而阶石则被风霜雨雪任意抽打，任人践踏。

在桃花坪，谁要是向抬轿子的吴石仁拜年，吴海仁会骂得他狗血淋头。

午后，终于有一个人到吴石仁家来了。他也是在吴泰和家抬轿子的吴楠根。吴楠根原是湖南人，十三岁就被吴泰和父亲买来了。他原姓李，被卖到吴泰和家以后，也改姓吴了。这是桃花坪一带做卖身奴仆的规矩。他从十九岁开始抬轿，到如今整整二十年了。楠根比石仁稍矮些，但长得胸阔腰圆，比石仁彪悍。

楠根一进门就高喊：“石仁大哥，贺新禧呀。”

吴珍忙从屋里出来，哽咽着说：“楠根大叔，请到里面坐吧。”

楠根走到床前，连喊了几声，吴石仁才睁开眼睛，非常吃力地说：“你……来了就好……你要是不……来，今天怕……没有人睬我……门槛了。”

楠根难过地说：“半个月不见，想不到病成了这样。唉，昨天想来看你，脱不了身啊！”

石仁点了点头，又闭上了眼睛。他知道，楠根比他更卑贱更命苦。他自己尽管不准进祠堂，但毕竟还有祖籍、祖居，而楠根连祖籍、祖居和自己的姓都“卖”掉了。两人虽然都是抬轿，但他还有一点自由，可以自选轿主；而楠根连这点自由都没有，只能受主人的役使。

吴珍给楠根倒了一碗凉开水，楠根接过摆回灶上，悄悄问他：“你爹今天没吃饭吧？”

吴珍低着头说：“昨天就没吃，他……他吞不下……”说着，哭了。

“你呢？”楠根揭开锅盖又问。

“我吃了他吃剩的粥。”

“他今天吃药了没有？”

吴珍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钱……昨天就用完了。”

楠根责怪地跺了跺脚说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不早说呢！”说着，掏出了一块大洋，但吴珍没有接，咬着嘴进房里去了。

楠根跟进房里，把那块大洋硬塞进吴珍荷包里。刚放进去，就“咣啷”一声掉出来了——他的两个荷包都是漏的。

吴石仁听到银圆掉落的声响，又艰难地睁开了眼，说：“楠根，不要……再糟蹋你的钱啦，我……治不好了……”每一个字都好像在他喉头里打转，要不是熟人，根本听不清。说完，又剧烈地咳嗽了一阵，吐出几块紫黑色的浓血来。

楠根安慰说：“石仁大哥，可不要东想西想，珍伢子还靠你扶持成人呢。”

吴石仁微微歪了下脖子，他想摇摇头，但是，头像有千斤重似的动弹不得：“我不行了，老弟，往后珍伢子……你能照看的地方，就照顾一下。他叔叔……在梅花寨……上舍（入赘），如果这里实在站不住脚，叫他找叔叔去……”

楠根听了这悲伤的托付，眼角不觉沁出泪花来。他想起自己的身世，不比石仁好，推想自己将来肯定死得更惨。石仁尽管被人看贱，总还讨过一个半路婆，生了一儿一女，有个落脚的家，而自己寄身人家，孤独一生，死了莫说做道场，恐怕连个停棺放柩之处都没有，他擦了擦眼角，说：“石仁大哥，快别说伤心话了……你会好的。”说完，又叮嘱吴珍：“好好照看你爹，把药方给我。”

吴珍也没客套，感激地把药方交给了楠根。

楠根走了之后，石仁又猛咳了一阵。喘息了好久，好不容易从牙缝里吐出了一句话：“孩子，你……千万不要……再抬轿了！”他边说边吐血。终于一头歪在床边闭了眼。

吴珍抱起吴石连连哭喊：“爹！爹！爹！……”

吴石仁再也没有睁眼，也没有喘气，吴珍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。他回想

刚才爹爹说的那句话，好像不是用气力，而是用浓血——鲜红鲜红的浓血说出来的，就哭得更悲惨了。

这悲惨的哭声被寒风裹挟着飘散在屋场上空。

整个桃花坪的地形像朵大桃花。吴石仁家住在东边那瓣尖角上。整个东瓣，住着二十七户人家。离石仁家最邻近的有四家：第一家是打猎的大寒，第二家是吴泰和的佃户吴木生，第三家是有三块木山、四十亩好田的吴潘贵，第四家是喜欢到赌桌下偷捡毫子的吴奇德。

吴珍爹断气的时候，大寒和木生都拜年去了，吴奇德因为今天上午没有人赌钱，加上他光棍一条，历来上他家拜年的很少，他干脆关了门躲在屋里睡觉。这时，吴潘贵早已从吴海仁家回来。吴珍的哭声同时飘进这几家屋里，但是只有大寒的老娘和木生媳妇走出门，来到石仁屋里。按桃花坪一带风俗，丧户家属应跪迎来客。吴珍不知这样做，她们也知道他还不懂这些，所以也没计较。这一老一少走进房里，大寒娘看到这凄惨的景象，忍不住也掉下泪来，木生媳妇吓得掩面抽泣。

大寒娘年长见识多。她忙叫吴珍点香烛，烧纸钱，自己打开墙角那只破烂的老壁橱翻起衣服来。她听吴珍说没香烛纸钱，便又吩咐木生媳妇到她家去拿，因为他们两家共住一栋老屋，又供一个神龛。

大寒娘翻遍了整个壁橱，只有几件破衫烂裤。这几年，吴石仁把珍伢子娘死后留下的衫裤都穿烂了。大寒娘只好挑了一套补丁较少的给吴石仁穿上。老人叹息说：“唉，真可怜，一个大男子汉，竟这样打赤膊去了，真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哩！”

火龙山人传说，人在断气的时候没穿上好的衣服，到了阴曹地府会被看成打赤膊去，要受苦的。

木生媳妇拿来了香烛纸钱，大寒娘叫吴珍跪着烧了。老人家又叹惜说：“嗨，你爹受了一辈子苦，连回去都没穿上一件好衫，多烧几张纸钱，让他到阴间自己去买布做吧。”

她的话刚说完，从门边传来“咚”的声音。大家转头看去，原来，是药包跌落在地，楠根买药回来了。楠根咬着嘴唇呆立在门边，眼里含满了泪水。他

再也忍不住了，也扑跪在床前，号啕大哭起来。众人都明白，他既是哭石仁的现在，也是哭自己的将来。

这时，大寒和木生拜年回来了，听见这里哭声喧天，也赶来了，大寒娘忙叫吴珍跪迎。

大寒身材高大，长得虎背熊腰，性子刚强，又好打抱不平、乐于助人。他知道石仁在后事上是没有一点准备的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像石仁叔这样在世上受苦受欺辱，长寿不如短命好。事已至此，大家帮帮珍伢子这可怜的孩子料理后事吧。”

大家都点头，认为理应如此。但是一问吴珍，没有钱，没有米，没有棺材，什么安葬的东西都没有。

“我这里还有十块银洋，拿去吧。”楠根说。

大寒娘劝住他说：“楠根，今天是正月初一，不是我故意咒你，你的命比石仁还苦，你还是留着自己……用吧。”

楠根没有作声，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大寒娘又说：“这要笔大数，我们这几家也是凑不出来的。俗话说，父母身上好安钱，我看还是叫珍伢子去向二先生借吧。”

吴泰和排行第二，桃花坪人辈分小的喊他二爷、二伯、二叔，比他大的都称他二先生。

老实善良的木生说：“今天大年初一，不知他肯不肯借？”

木生媳妇说：“二爷历来行善好施，多说几句好话，我看借得到。”

大寒说：“他要是肯借就借，不肯借就算了，先杀我家那头架子猪垫出来，随便埋一埋。活着时受苦，死了也无须厚葬。”

当下，便由大寒母子做主，分头奔走：楠根陪吴珍去向吴泰和借钱，木生夫妇分头到梅花寨和茶花山去向吴珍叔叔和姐姐报丧，他们母子俩去请葬夫，买棺材。

梅花寨坐落在桃花坪的西北角，要走四十多里山路，所以木生去了。茶花山离桃花坪只有十来里小路，木生媳妇去了。

未时刚过，吴珍姐姐桃姑匆匆忙忙地来了。她才十八岁，可是已经做了

一年的孀妇。去年年初石仁将她嫁给了茶花山的一个轿夫。因为在桃花坪一带,抬轿子的只能与抬轿子的对亲。桃姑出嫁的第三天,丈夫为山外的一个财主抬轿,当晚回来就突然死了。没过多久,那个财主就托人叫桃姑去做烧茶水的女佣,她没有去。后来有人说,她丈夫是那个财主施毒害死的,就是想霸占她。桃姑长得端庄俊秀,身板结实,两只脚板像父亲一样,特别宽大。在火龙山一带,轿夫被贱称为“南人巴巴”,他们的脚被鄙笑为“巴巴脚”。“南人巴巴”的女儿不准裹小脚,这是桃花坪一条很早以来就有的族规,所以,轿夫和他的后代,不管男的女的,都是“巴巴脚”。

桃姑进屋前,吴珍向吴泰和借到了二十块银圆,交大寒娘料理,大寒等人买来了一副未漆的棺材,并且请了八个葬夫,将石仁草草装殓入了棺。桃花坪人只要是寿终正寝的,都可以将棺材放进祠堂做道场,但石仁是不准进祠堂的轿夫,只能存放在自己家中。

桃姑一进门,便扑倒在棺材上放声大哭。

火龙山一带嫁出去的女儿奔丧回家,要哭唱一种凄楚的挽歌,一来痛诉自己的哀思,二来显露自己的才智。否则,就会贻人笑柄,被指为不孝的蠢妇。

桃姑扑打着棺材哭道:

一年一度头一天,
家家户户红艳艳,
唯独我家不一样,
女儿披麻来拜年。
进门不见爹爹面,
一具白棺摆堂前,
千呼万唤不回应,
女儿悲号哭皇天。

.....

桃姑先哭早逝的母亲,接着哭今天刚刚逝去的父亲,然后哭年幼的弟弟和命运多舛的自己。她哭唱得婉转悲切、动人肝肠,哭道自己的时候,早已泣不成声了。木生媳妇一边流泪一边劝慰她。这时,远远近近赶来了许多婆

婆、媳妇、妹子，无不同情叹惜：

“听她诉得多好，是个聪明人啊！”

“一个年纪轻轻、标标致致的好妹子，想不到就守了寡。”

“娘家受苦，婆家受难，红颜薄命哪！”

她们当中，有许多人边议论边擦眼泪。有几个年长的大嫂子将桃姑扶起，拖进房里，劝慰说：“妹子，想开些吧，不要哭坏了身子。”

楠根一直在旁边伤心叹气，心里暗暗嘀咕：“石仁大哥，你安心闭眼吧，你再可怜，还有披麻衣戴孝笠的，我死了连个敲打棺材的都没有哇！”

按葬规，死者要让所有的近亲看过才能封棺。可是，天黑了好久，木生还未回来。直等到半夜过后，木生才回来。但是，吴珍的叔叔却没有来。大家问原因，木生说，珍伢子叔叔去年打死了人，不知逃到哪里去了。

大寒和大家商议了一阵，认为既然如此，只好封棺了。

为了省钱，没有请吹唢呐的乐手。只买了一挂五百响的鞭炮。吴家大祠里本来有供安葬用的大锣和铜鼓，但是石仁没有享用的福分。于是，石仁就这样在一片单调的鞭炮声中，没有锣鼓，没有哀乐地被封进了棺材。还好，在那噤里啪啦的响声中，尚有桃姑那凄楚哀婉的挽歌。否则，实在太凄凉了。

大寒等人刚封好棺，突然屋场中骚动起来了。接着，传来几声枪响。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不敢贸然出门。正在惊疑间，有人大喊：“梭子兵来了——”

不一会，有人往这边跑来，但走到门口又停住了。来人好像怕进屋似的，呆立了一瞬，随即从关闭了的门缝下“哗”地扔进一个布包，转身又走了。

请来做葬夫的人里有好吃懒做的吴奇德，他见有人塞进一个小包，忙抢上前去捡起来。打开一看，啊哟！是一包白花花的银圆。他刚咧开嘴笑，就被大寒一把夺过去了。他急了，说：“你干吗要抢我的？”

“这是你的吗？”大寒眼眉一竖说。

吴奇德不服气：“是我捡到的。”

“这是该你得吗？”

“我怎么不能得？”奇德眼看这白花花的银圆被大寒夺去，很不甘心。“我